



中國皇帝與皇后百傳

秘檔

朱學勤 主編

明神宗

大內的皇帝
 景响因此了解了这些口含天宪的
 大之下莫非王土率王之滨膜非王臣封建集权制度使天子们的一举动对几百年
 他们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头子」是一「万乘之尊」家天下的封建格局就决定了他们具有生
 大下莫非王土率王之滨膜非王臣封建集权制度使天子们的一举动对几百年
 景响因此了解了这些口含天宪的
 大之下莫非王土率王之滨膜非王臣封建集权制度使天子们的一举动对几百年



藏書坊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HISTORY OF CHINA



中國皇帝皇后百傳

朱學勤

可以知兴替，读史使人明智。英国思想家培根语。读史了解历史的重要性于此可知，而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不管是雄才大略的一英主，也不管是一辈子嘴边流着哈拉子的白痴，不管是草菅人命的暴君，他们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头子，是一万乘之尊，一家天下的封建格局就决定了他们具有对历史影响的因此了解了这些口含天宪的朕们的活动，对中国封建历史具有相当重要意义。

明神宗



藏書坊

ONE IN PRINT
ON THE APARTMENTS AND
STAIR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朱学勤编著 远方出版社, 2005

ISBN 7-80595-771-1

I. 中... II. 朱... III. 远...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3545 号

书 名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
主 编	朱学勤
责任编辑	王顺义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经 销	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mm × 1 168 mm 1/32
印 张	660
字 数	19008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95-771-1/K·28
定 价	1848.00 元 (全 66 卷)



前 言

明君、忠臣、顺民、盛世太平景象，为历代帝王梦寐以求。可是，纪元两千年，走马灯似的换了大小几十个朝代、几百个皇帝，都破灭了帝王梦。说什么长安、长治久安，道什么天安、地安，从来就没有过平安，不是疆场上的刀光剑影，就是宫廷内部的血雨腥风，诚如《三国演义》开篇所云：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亦如马克思所总结的那样，历史从来都是螺旋式上升的。

中国的历史在封建社会阶段徘徊、漫步、乃至止步不前、倒退，有明主，有昏君，明主开国治国，昏君丧国亡国，都那么道貌岸然地称孤道寡君临天下，“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又都做了匆匆过客，化入史册。于是，就诞生了这套66册的记载帝王后妃故事的精选本。

明君，勤政爱民、多谋善断、兼听从谏，国运昌盛，黎民安居乐业，臣呼君万岁，民盼国万岁。

昏君，坐吃山空、声色犬马、恣意淫乐，国势衰微，百姓水深火热，卖儿鬻女，逃荒要饭，直至扯旗造反。

更有后宫肆虐，耐不了寂寞，更耐不了主子的朝三暮四朝秦暮楚，始幸终弃，由争风吃醋到干预朝政，与宦官



勾结，和太监联手，导致祸起萧墙、后院失火，让那些昏君们个个丢九五之尊，或明杀或暗害，不得善终。

祸根在哪？千年历史，不外乎塞言路、崇奸佞、近小人。小人近乎苍蝇，无缝也寻隙，到处下蛆。中国的文化是酱缸文化，不谬。有人说，读懂中国，先了解宫廷和妓院，更为至理明言。

一篇读罢头飞雪，人生何其短暂！从独裁到民主，从野蛮到文明，该是一条多么漫长的道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求索了几个千年，才迎来了这“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民主。

其实，我们的先祖是聪明的，对于江山易主，兴亡更替，早就研究透了，《岁判要览》说：贫穷生富贵，富贵生淫逸，淫逸生骄奢，骄奢生贫穷。周而复始像个怪圈，恶性循环了几千年。尽管总结前朝经验教训的史书汗牛充栋，尽管小皇子刚咿呀学语就请教师灌输帝王之术，仍然挡不住历史的车轮飞转。

也许，这正应了马克思的论断，凡是在历史中出现的，都要在历史上消亡。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俗话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皇帝、后妃们都是局内者，皆为权欲所迷。我们做为旁观者，茶余饭后兴之所至，从书籍中领略一下曾经激荡过的历史风云，未尝不是一件放松身心的好事。

编者

2005.9



目 录

第一章	幼龄登基	(1)
第二章	万历新政	(47)
第三章	皇帝大婚	(111)
第四章	亲操政柄	(136)
第五章	抗倭援朝	(162)
第六章	民怨沸腾	(184)
第七章	怠于朝政	(198)
第八章	国本之争	(229)
第九章	定陵主人	(255)



第一章 幼龄登基

本书的传主，姓朱，名翊钧，登极后，改年号为万历，人称万历皇帝；死后，庙号神宗，史称明神宗。他出生的时候，祖父朱厚熹当朝，即明世宗（嘉靖皇帝）；父亲朱载堉，当时还是一个亲王——裕王。据说，嘉靖十八年（1539年）二月，嘉靖皇帝册立二子载堉为皇太子，三子载坫为裕王，四子载圳为景王。大礼举行完毕，太监各持所赐册宝归府，误将皇太子册宝与裕王册宝调错，太子拿到的是裕王册宝，而太子册宝却到了裕王府。其时太子已身患绝症，不久夭折，年仅十四岁。这一差错引起朝廷内外官僚骇怪。因为裕王与景王，虽排行三、四，其实同岁，大臣们颇以为皇上有所偏袒。景王于册封四年之后去世，人们纷纷议论，以为册宝之兆久定于冥冥之中。终世宗一朝，太子死后，未再建储位，但皇位继承人已非裕王莫属了。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十四日，朱厚熹死。十二月二十六日，朱载堉即位，改明年为隆庆元年，这就是穆宗。

穆宗继承的是他父亲世宗留下的烂摊子，所幸的是内阁元辅徐阶拨乱反正，召用建言得罪诸臣，死者恤录，将方士付诸法司论罪，罢除斋醮工作及政令不便者。朝野为之号恸感激。

穆宗朱载堉共生育四个儿子，长子、次子先后夭折，仅存三子翊钧、四子翊鏐。

朱载堉身为裕王时，娶昌平人李铭之女李氏为妃，生长子翊代，五岁时夭折，赠号裕世子，隆庆元年（1567年）追谥为宪怀太子。李妃短命，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四月十三日死，葬于金山，隆庆元年（1567年）正月二十九日谥为孝懿皇后，封其父为德平伯。



隆庆六年（1572年）九月十九日，将穆宗与李皇后合葬于昭陵。

嘉靖三十七年九月，朱载堉又选通州陈氏为裕王妃。当他即位为穆宗后，于隆庆元年将陈氏册为皇后（孝安皇后）。穆宗是个耽于声色之徒，对皇后颇为冷落。陈皇后略微有所劝谏，穆宗索性借口她“无子多病”，把她移居别宫。辄料外间传言蜂起，以为皇后左右无侍者，病日甚一日。外廷大臣对如此大事——母仪天下的人遭到冷遇，莫不忧心忡忡，又不敢犯颜直谏。这种沉闷的空气被勇敢的试御史詹仰庇（字汝钦，号咫亭，福建安溪人）打破了。某日，詹仰庇上朝，遇见太医，便急切地询问皇后近况，得知皇后病情危笃，便奋笔疾书了一道奏疏，犯颜直谏。他在奏疏中写道：“近闻（孝安皇后）久离坤宁宫，置之别宫，寝食起居，左右无侍，以致抑郁成疾。陛下略无眷顾，中外忧患。万一不起，如圣德何！”詹仰庇自知作为一个御史上疏批评皇上，又议论宫闱之事，是大忌讳，所以是冒死进谏，他说：“人臣之义，知而不该当死，言而触讳亦当死。臣今日固不惜死，愿陛下采听臣言，立复皇后中宫，时加慰问”。措词是尖锐的，态度是真诚的，穆宗看了无可挑剔，拿起笔来在上面亲笔批答道：“后无子多病，近移居别宫，冀稍安适，或可畅意。尔不晓内廷事，乃妄言。”

看来，帝后之间的关系相处得并不好，但也不像外间传闻的那么坏。穆宗并没有因此事严惩詹仰庇，便是明证。本来詹仰庇上疏后思忖，此番必遭重谴，同僚们也为他捏一把汗。待到圣旨下，竟如此淡然地申斥几句了事，令詹仰庇惊喜过望。

穆宗的次子翊铃，生下来还不到一年，就夭折，赠号蓝田王，隆庆元年（1567年）追加封谥靖悼王。奇怪的是，《明史》说这个皇子，“生母无考”。这显然是朱载堉在裕王府耽于声色的结果。所谓生母无考，并非不知下落，有不得已的苦衷而隐讳不言，亦未可知。

穆宗第三子、第四子均为李氏所生。李氏，顺天府涿县人。其父李伟，字世奇，为避乱，携家迁居京师。不久，李氏被选入裕王府，作为宫人，侍候裕王朱载堉。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生朱翊钶。朱载堉即帝位后，于隆庆元年（1567年）册封李氏为贵妃。隆庆二



年，李贵妃又生朱翊镬，四岁时册封为潞王。

朱翊钧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八月十七日酉时。那时，他的两位兄长早已死去，而弟翊镬还未出世，是独子，深得父亲喜爱，意欲册立为皇太子。

隆庆二年（1568年）春，张居正以内阁辅臣身份，向穆宗上《请册立东宫疏》，建议及早册立朱翊钧为皇太子。他向皇上指出，太子是国之大本、君之储贰，从来圣明帝王莫不预定储位，表示对宗庙、社稷的尊重。张居正说，当初他在裕王府邸时，就知道皇子聪明歧嶷，睿质夙成。去年皇上登极之初，礼部官员就曾疏请册立皇太子，而皇上以为皇子年幼，拟先赐名而后再册立。本朝早立皇太子不乏先例，宣宗于宣德三年（1428年）立英宗为皇太子，时年二岁；宪宗于成化十一年（1475年）立孝宗为皇太子，时年六岁；孝宗于弘治五年（1492年）立武宗为皇太子，时尚未满岁。现在皇子已六岁，伏望皇上于今春吉旦，早立储官之位，以定国本，以慰群情。

这一建议被穆宗采纳。隆庆二年三月初八日，为了册立皇太子，穆宗亲自告于奉先殿。奉先殿即皇极殿，俗称金銮殿，在皇极门内，居中向南，金砖玉瓦，巍然屹立于须弥座台基上，南向，九间，是紫禁城内最大的建筑物。殿中设宝座，四周环绕六根沥粉金漆巨大蟠龙柱，顶上罩蟠龙井。这个庄严肃穆的宫殿是皇帝举行隆重仪式的场所。尔后，穆宗派遣英国公张溶、镇远侯顾寰、驸马都尉邬景和、安卿伯张铨等祭告郊庙社稷。

三月初九日，穆宗在皇极殿传制：册立皇子（翊钧）为皇太子。命成国公朱希忠为正使持节，大学士徐阶为副使，捧册宝诣文华殿行礼。朱希忠，字贞卿，凤阳怀远人。嘉靖十五年（1536年）承袭父亲朱凤的爵位成国公，其后又掌五军都督府事，是当朝的一位元老重臣。徐阶，字子升，号少湖，一号存斋，松江华亭人，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历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取代严嵩为内阁元辅。世宗卒，穆宗立，他以顾命大臣仍为元辅。由他们二人作为正副使节，主持皇太子册立典礼，显示了穆宗对太子的珍爱。



册立皇太子的册文，是一篇典型的官样文章，它以皇帝的口气写道：

盖闻万国之本，属在元良；主器之重，归于长子。朕恭膺景命，嗣托丕图，远惟右昔早建之文，近考祖宗相承之典，爰遵天序，式正储闈。咨尔元子（翊钧），日表粹和，天姿颖异。诞祥虹渚，夙彰出震之符；毓德龙楼，允协继离之望。是用授尔册宝，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

这一天，穆宗还颁诏天下。诏书中重申“预定储贰，所以隆国本而系人心”的道理，表彰朱翊钧“英姿歧嶷，睿质温文，仁孝之德夙成，中外之情元属”。还向臣民们表白，册立皇太子实在是出于群臣的再三恳请。“昨朕嗣登大宝，文武群臣即以建储为请，朕以子年方在幼冲，未之许也。兹者礼官复稽先朝彝典，疏恳至于再三。询谋佥同，理难终拒，爰諏吉日，祇告于天地、宗庙、社稷，授册宝立（翊钧）为皇太子”。为了普天同庆，皇帝特地颁布“宽恤事宜”，除了对宗室子女、亲王郡王及其他皇室亲戚，还有两京文官，在外文武官员，各边将领及各处军职人员，给予优惠外，还申明了对臣民们的皇恩：

自隆庆二年三月十一日以前，凡官吏军民犯法，除真犯死罪，及驱骗侵欺钱粮等，罪在不赦外，其余不论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一概赦免；

浙江等处布政司，并南直隶、北直隶府州县，隆庆二年份秋粮（农业税），除漕运四百万石外，其余各存留地方者，减免十分之三；

南直隶、浙江原先派征蓝靛、槐花、乌梅、梔子、红花等染料，今后都准予免派，由工部召商买送织染局应用；

各处逃亡人户，愿复业者，免除差役二年。山东、淮扬、凤阳等处抛荒田土，许诸人告官承种，免除粮差（赋税徭役）五年。

三月初十日，以册立东宫礼成，穆宗在皇极殿接受群臣上表称贺；六岁的皇太子朱翊钧则在文华殿东廊，接受群臣上笺行礼。

这一切，对于一个娃娃来说，似乎是一场儿戏。然而在他的父皇看来，却是非同小可的头等大事，皇太子是他的“储贰”（接班人），



非得着力调教不可。于是，到了隆庆六年（1572年）二月，当皇太子十岁的时候，穆宗亲自为他选择了教官即东宫辅导。皇太子的老师，都是当时声名显赫的高级官僚：高仪、张四维、余有丁、陈栋、马自强、陶大临、陈经邦、何洛文、沈鲤、张秩、沈渊、许国、马维文、徐继申。到了三月，皇太子就正式“出阁就学”，开始接受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的训练，以便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个称职的皇帝。

一天，朱翊钧在御道西侧遇见内阁辅臣，客气地说：“先生良苦翊赞。”辅臣顿首答谢说：“愿殿下勤学。”朱翊钧回答：“方读《三字经》。”少顷，又说：“先生且休矣。”

朱翊钧孝顺而聪明过人。某日，穆宗在宫中骑马奔驰，他见了便劝谏道，“陛下天下主，独骑而骋，宁无衔橛忧！”那意思是，你一个人骑马驰骋，不怕摔下来吗？儿子天真无邪的爱，让穆宗感到说不出的欣慰，立即下马，爱抚慰劳了一番。朱翊钧对陈皇后也很孝敬。陈皇后不是他的生母，而是嫡母，又居于别宫。他每天早晨起床后，必定要随生母李贵妃到别宫去请安，称为“候起居”。陈皇后无子，很喜欢翊钧，每天早晨听到太子与贵妃的脚步声，心情就特别欢快乐奋。见到翊钧，便拿出经书，询问他就学的近况。翊钧无不响亮地对答如流，在旁的李贵妃心中也窃窃自喜。由于翊钧的沟通，两宫日益和睦。

然而，这个准备时间委实太短暂了。朱翊钧出阁就学仅两个月，父皇就驾崩了。

隆庆六年（1572年）正月下旬，穆宗患病，且伴有热疮。在宫中调理一个多月后，稍有好转。闰二月十二日，病后首次视朝。森严的紫禁城内响起了沉闷的钟声，文武百官闻声入班。内阁元辅高拱与次辅张居正从内阁出来，徐徐北上，过会极门，抬眼望去，御路中央穆宗的轿子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但见穆宗并不乘轿，却径自向文华殿走去。高拱心中颇为疑惑：“上不御座，竟往文华殿耶！”立即趋步向前迎去，几个内使也急急赶来传呼：“宣阁下！”高拱、张居正听召后赶忙走向穆宗座轿停放的地方。穆宗走下金台，面带愠色，向前走去，内使们环跪于轿子两旁。这时，穆宗见到了高拱，脸色平缓和



些，走上前去拉住高拱的衣服，还颇为用力，似乎在暗示对方，有话要说。

高拱早在朱载堉还是裕王时，就在他身边讲授儒家经典，关系很融洽，此时皇上这一举动当然心领神会，便问道：“皇上为何发怒，今将何往？”

穆宗答道：“吾不还宫矣。”

高拱劝解道：“皇上不还宫，当何之？望皇上还宫为是。”

穆宗稍作沉思，表示同意：“你送我。”

高拱赶紧答道：“臣送皇上。”

这时，穆宗那紧紧抓住高拱衣服的手松开了，去握高拱的手，一面露出腕上的疮，说：“看，吾疮尚未落痂也。”高拱随穆宗走上金台，穆宗愤恨地连声说：“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争奈东宫小哩！”一语一顿足，连说了几遍。他自知不久于人世，而太子（即东宫）还小，令他担忧。

高拱问道：“皇上万寿无疆，何为出此言？”

穆宗说：“有人欺负我。”

高拱说：“是何人无礼，祖宗自有重法。皇上说与臣，当依法处治。皇上病新愈，何乃发怒，恐伤圣怀。”

穆宗沉默良久，深深地叹了口气，说：“甚事？不是内宫坏了，先生怎知道。”究竟是什么事，高拱漏记了关键的一句。据何乔远的记载，这段话是：“非内官辈，先生安得知？盖宫中事也。”宫中事，即皇上的宫闱生活，臣下当然不便细问，皇上也不便明说。两人手拉着手一同默然前行，进入皇极门（金水桥北，前朝三大殿正门），走下丹墀，穆宗向内侍要茶。内侍搬来椅子朝北放下，穆宗不坐，移为南向，才坐下，用左手拿起茶杯，连饮数口。他的右手仍握住高拱的手不放，抬眼望去，说了声：“我心稍宁。”便在高拱陪同下由东角门入内，一直走到乾清门。乾清门位于建极殿后的云台左右门东侧，夹于景远门、隆宗门之间，是内廷三大殿的正门，再往里是乾清宫大殿，是皇帝的寝殿。高拱礼貌地停止了脚步。穆宗意犹未尽，牵着高拱的手说：“送我！”话中显然带有命令的意思。高拱不敢抗旨，便随



同进入寝殿。穆宗登上御榻坐定，右手还握住高拱的手不放。从御路一直到寝殿，穆宗始终握住高拱的手，时时颜色相顾，眷恋之情蔼然，言谈间还流下眼泪。

这时，内阁次辅张居正、成国公朱希忠都已进入寝殿，在御榻前向皇上请安。站在皇上身边的高拱一手被皇上握住，只能鞠躬，不能屈膝叩头，面对同僚的叩拜颇为尴尬。穆宗也看出了元辅侷促不安之状，得体地松开了手。高拱赶紧走到御榻下，向皇上叩头，并与张居正、朱希忠一行辞出宫门外候旨。

须臾，穆宗遣内侍将高拱等人召入。高、张、朱站立于丹墀，恭候圣旨纶音。穆宗却命他们再上前，待三人在御榻前立定，他从容说：“朕一时恍惚。自古帝王后事……卿等详虑而行”。三人叩头后，退出乾清门外候旨。少顷，内侍高声传旨：“着高阁老在宫门外，莫去！”高拱随即对张居正说：“我留，公出，形迹轻重唯为公矣。公当同留，吾为奏之。”便对内侍说：“奏知皇上，二臣都不敢去。”

到薄暮时分，内侍传旨：“高阁老宿宫门！”高拱碍于宫内礼仪，回奏道：“祖宗法度甚严，乾清官系大内，外臣不得入，昼且不可，况夜宿乎！臣等不敢宿此，然不敢去，当出端门宿于西阙内臣房。有召即至，有传示，即以上对，举足便到，非远也。”显然，穆宗从正月大病后，心有余悸，已经在考虑后事了，今日召见三位亲信大臣时，就流露了“后事卿等详虑而行”的心思。自知去日无多，不知那一天逝去，应预作安排，所以才命阁老在宫内过夜。高拱不愧足智多谋，想出了两全其美的方法，在离乾清官咫尺之遥的西阙太监直庐过夜，静候传唤。既然内阁辅臣留宿西阙，那班五府六部大臣们也都不敢回家，只得留宿朝内，谓之“朝宿”。以后几天亦复如此。不久，内侍传来消息：“圣体稍安”。高拱兴奋得马上写了一个札子呈上：“臣闻圣体稍安，不胜庆幸。今府部大臣皆尚朝宿不散，宜降旨，令各回办事，以安人心。而臣等仍昼夜在内，不敢去。”穆宗以为然，即时降旨，命百官散去。而高拱、张居正仍每日问安如初。过了四天，穆宗觉得身体“益平愈”，便遣内侍慰劳高、张，命他们回家，一场虚惊才算过去。



有一天，穆宗兴致较好，乘坐轿子来到内阁，高拱、张居正大吃一惊，急忙出迎，俯伏在地。穆宗将二人扶起，挽着高拱的手臂，仰望天空良久，欲语还休。高拱搀扶穆宗行至乾清门，穆宗才说了一句：“第还阁，别有论。”到了第二天，又寂然无声息。善于机变的张居正从旁细细观察了皇上的脸色，“色若黄叶，而骨立神朽”，已经病入膏肓，虑有不测，便暗自写了关于皇上后事的处分十余条，密封后派小吏送给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

五月二十二日，宫中传出“上不豫增剧”的消息，五月二十五日又传出“上疾大渐”的消息。这一天，穆宗召见内阁辅臣高拱、张居正、高仪，到乾清宫受顾命。高拱等急急忙忙进入寝殿东偏室，但见穆宗倚坐在御榻上，皇后、皇贵妃隔着帷帘坐在御榻边，皇太子朱翊钧立在御榻右面。

此时坐在御榻边的皇后，即孝安皇后陈氏。陈皇后无子，因被穆宗移居别宫，抑郁而病。外廷传闻此事，议论纷纷。不久，陈皇后还是回到了坤宁宫。坐在皇后身边的皇贵妃李氏，即皇太子朱翊钧的生母。站在穆宗御榻右边即皇太子朱翊钧。

当时的情景颇有一点凄凉之感。高拱等跪在穆宗御榻下，倚坐在御榻上的穆宗，命高拱伸手上来，自己的手靠着榻上的矮几伸过去，抓住高拱的手，一面望着身边的后妃，一面对高拱托孤，断断续续地说：“以天下累先生”，“事与冯保商榷而行”。尔后便命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遗嘱。遗嘱有两道，一道是给皇太子的，一道是给顾命大臣的。

给皇太子的遗嘱写道：

“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怠荒，保守帝业。”

给顾命大臣的遗嘱写道：

“朕嗣祖宗大统，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



这个遗嘱，引起外廷大臣的议论。高拱极力扬言是张居正与冯保所拟，并非皇上本意，尤其对于其中“卿等同司礼监协心辅佐”一句，攻击最力。这不免有点过分，且不说穆宗托孤时曾亲口对他说：“事与冯保商榷而行”，可以为证。而且，当时在场的皇贵妃即后来的慈圣皇太后，万历六年（1578年）二月在一道慈谕中说：“司礼冯保，尔等亲受顾命”云云，更是确证。由此可见，穆宗的遗嘱虽为张居正与冯保所拟，但并未违背穆宗原意。《实录》纂修官在修史时疏于考订，为调和矛盾，竟将遗嘱中“卿等同司礼监协心辅佐”一句删除。见于《实录》的遗嘱是这样的：“朕嗣祖宗大统，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宜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高拱亲受顾命，他又从冯保手中领受了遗嘱文本，在回忆录《病榻遗言》中抄录了遗嘱的全文，明白写有“同司礼监协心辅佐”一句。而且他事后还多次对这一句话发表议论，以为“自古有国以来，未曾有宦官受顾命之事”。《实录》的这种删削，为了某种政治意图，掩盖史事真相，实在不足为训。

高拱等听完穆宗顾命之辞，大为悲恸，不能自胜，边哭边奏说：“臣受皇上厚恩，誓以死报。东宫虽幼，祖宗法度有在，臣务竭尽忠力辅佐。东宫如有不得行者，臣不敢爱其死。望皇上无以后事为忧。”且奏且哭，奏完便大恸长号不止。在旁的皇后、贵妃也失声痛哭。少顷，两名内侍扶起高拱等，三人长号而出。

第二天，即五月二十六日，穆宗死于乾清宫。他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正月二十三日，卒于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终年三十六岁（虚岁），在位仅六年。次日发丧，向全国颁布遗诏。遗诏中写道：

“朕以凉德，纘奉丕图，君主万方，于兹六载，夙夜兢兢，图惟化理，惟恐有辜先帝付托。乃今遘疾弥笃，殆不能兴。夫生之有死，如昼之有夜，自古圣贤其孰能免？惟是维体得人，神器有主，朕即弃世，亦复何憾。皇太子聪明仁孝，令德天成，宜嗣皇帝位。其恪守祖宗成宪，讲学亲贤，



节用爱人，以绵宗社无疆之祚。内外文武群臣协心辅佐，共保灵长，斯朕志毕矣。

其葬礼悉遵先帝遗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释服，毋禁音乐嫁娶。宗室亲王，藩屏是寄，不可辄离本国。各处镇守、巡抚、总兵等官，及都、布、按三司官员，严固封疆，安抚军民，不许擅离职守。闻丧之日，正于本处朝夕哭临三日，进香遣官代行。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及各布政司，七品以下衙门，俱免进香。

诏谕中外，咸使闻之。”

一切都有条不紊地按照遗诏的规定在进行着。从遗诏也可以看出穆宗的秉性与风格，他不要大事声张，不让宗室亲王来京治丧，不许封疆大吏擅离职守。他是在明朝历代皇帝中最不显眼的的一个，在位仅六年，只比惠帝（建文）、仁宗（洪熙）稍长一点，而无法与其他诸帝相比拟。他虽是一个平庸的皇帝，却也有自己的特色：清静、宽仁，所谓“清静合轨汉帝，宽仁比迹宋宗”。把他与汉文帝、宋太宗相提并论，未免有点溢美，不过清静宽仁倒是事实。他一上台，就一改先皇（明世宗）的苛政，“黜不经之祀，绝无名之狱，除烦苛，节浮冗，恤贫困，理冤滞，崇奖遗逸，汰斥险邪”：据说，他在裕王府时，厨师常烩制一道名菜——驴肠，令他爱不释口。即位以后，问明左右侍从，才知道是烩驴肠，颇为于心不忍，便下令光禄寺停止制作此菜。并对左右说明道理：“若尔，则光禄寺必日杀一驴，以备宣索，吾不忍也。”每逢岁时游娱行幸，光禄寺为供膳煞费苦心，必提前将各种菜单呈上，请旨裁定。穆宗总是选取最简单的方案，以示节俭。他是一个刚德内用，柔道外理型的帝王。在宫闱掖庭，他极严格，“周防慎察，严肃整齐，无敢出声”；而临朝理政，与大臣接触，则施以宽仁柔道。“臣庶廷谒，小不如仪，常假借宽宥左右近侍，未尝轻降词色”。

穆宗死后的第二天，礼部左侍郎王希烈前往天寿山相度陵墓。九月十一日，穆宗的梓宫（棺材）起程运往昭陵。十七日，张居正前往昭陵，题写神主牌位。据张居正事后的报告，昭陵的玄宫，精固完



美，有同神造，山川形势结聚环抱。九月十九日辰时，迁梓宫入皇堂，行题神主礼毕，穆宗遗体即奉安于献殿。未时，掩闭玄宫，葬礼完成。

国不可一日无君。既有先帝付托，穆宗死后的第三天，即五月二十八日，内阁元辅高拱等就上了《劝进仪注》，希望皇太子早日即帝位，并拟就了登极的仪注，也就是穆宗临终前所说的“一应礼仪”。

五月三十日，文武百官军民人等在会极门上表劝进。这个劝进表是“一应礼仪”的第一步。表文空洞却通篇充斥莫明其妙的深奥感，什么“伏以三灵协祐，衍历祚以弥昌；四海宅心，仰圣神之继作。传序所属，推戴均钦”；什么“龙髯已堕，徒瞻恋于臣民；燕翼惟勤，诞敷遗于后嗣”；什么“敬惟皇太子殿下，徇齐歧嶷，恭敬温文，日就月将，睿学聿隆”，“惟以承祧为重，固宗庙社稷之攸赖”云云。朱翊钧接到劝进表后，为了表示某种姿态，遵从某种礼仪，没有立即同意所请。他谕答道：“览所进笺，具见卿等忧国至意，顾于哀痛方切，维统之事，岂忍遽闻，所请不准”。

六月初一日，天刚亮，有日蚀。百官们忙于穆宗丧事，哭临于思善门；哭临毕，又赴礼部行护日礼。官员们一律丧服：青服角带，停止鼓乐。礼毕后，仍各就各位，素纓办事。

少顷，朱翊钧身穿縗服来到文华殿。文华殿在会极门东侧，是皇帝与大臣商讨国家大事的地方，前殿匾额写道“绳愆纠谬”。他在这块匾下再次受到百官上表劝进。劝进表重复了上次的语句以外，强调“神器不可以无主，天位岂容于久虚”。朱翊钧看完后，召内阁辅臣入内，交谈片刻，即传谕：“卿等为宗社至计，言益谆切，披览之余，愈增哀痛，岂忍遽即大位，所请不允”。

六月二日，朱翊钧縗服至文华殿，百官第三次劝进。这次，他不再推辞了。阅毕笺文，召见内阁、五府、六部等官僚，稍作商议，传出谕旨：“卿等合词陈情至再至三，已悉忠恳。天位至重，诚难久虚，况遗命在躬，不敢固逊，勉从所请。”

六月初三日，礼部遵旨呈上登极仪注。六月初十日，皇太子朱翊钧正式举行即位典礼，宣布改明年为万历元年。这样，他就成了明朝